

松氏文艸

番外書冊

和書門類	二六三〇〇	四函	二架	一〇册
------	-------	----	----	-----

和書類	二六三〇〇	一〇册	六函	六架
-----	-------	-----	----	----

詩集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26300
	冊數	(7)
	函號	10	206
			94

七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松氏文章卷之七

淺草文庫

北越 松貞吉 著

門人

揄元簡 輯
川元青 校

傳

金蓮傳

僧金蓮武州大窪人字子華自號大窪道人世世以醫為業至金蓮好佛學能脩道術蓋母夢人授以蓮華色如黃金而生金蓮父曰佛經有金蓮華如日輪

之言蓮之為物黃之為色皆因緣佛此兒必幹佛事
 命之曰金蓮而字子華云金蓮為兒嬉戲常唱梵唄
 畫諸佛性柔而簡無所適莫人以為癡而弗能悔也
 鄰里兒多化焉父將死屬宗人曰必以為僧無違金
 蓮將學宗人以告金蓮泣曰知子莫如父人之將終
 其言也善是吾志也乃詣白蓮山寺請為室灑安忍
 苦節二衣一鉢以救饑寒藜杖繩帶荷笠草履顏色
 憔悴手足胼胝然而眎瞻甚偉行道者見之或以為
 狂夫或以為博徒無不指笑或以為外為名高而毀

乏曰彼貪厚利者耳亦可醜也或以為奇僧而譽之
 曰佛者當忘私去欲寂滅為樂凡今之僧貪財附勢
 望塵王侯衣錦緇衣微步流睇以蠱婦女彼欲矯之
 也金蓮聞之唯笑而已金蓮好博覽雖屢饑以米易
 書嘗謂余曰所謂隱者小則避世山谷大則避世金
 馬我則避世經籍不出戶而遊於天下不同時而與
 佛菩薩交臂方丈之室而有宇宙維摩詰吾兄也年
 二十聞北越馬邑公智行兼備重繭而往從而遊焉
 馬邑公愛敬之曰余墻也短不及肩焉然而越人皆

侏儒也、擔之不見子、則目擊而道存、吾無所長短、雖扁鵲見五臟、弗能過也、居三年、欲東歸、馬邑公顧其徒曰、道將東矣、北越豪士皆爭納交、金蓮笑曰、公等皆智囊也、吾欲佩而去焉、有松生者、負才辯口、好朝凌人、及見金蓮、變容易色、膝行下風、不敢妄言、金蓮後遊西京、師海東公、居北越、馬邑公謂曰、平安有海東公者、吾師也、子如西遊、踵其門可也、亦居三年、其道既通、自是欲專教導衆生、居無常所、所至草偃曰、佛云、三界無安、猶如火宅也、吾火中蓮也、敢不搖盪其

徒數百人、散之四方、為世津梁云、一日慘然曰、吾娑婆之因盡矣、將歸西方、為偈曰、三界無安、因果如環、浮生蒂芥、何足以言、是我非彼、小智苦偏、朝菌不知大椿之年、短綆不及深井之泉、瞿曇之慈、實及蠕蜎、善之又善、不強以難、不肖衆子、爾父惟賢、余將西歸、慎旃、慎旃、乃乘白雲、凌青天而去、年四十矣、贊曰、今之佛者、多是羸之呂、熊之黃哉、金蓮不然矣、其行事與唐善導相類、而和其光、同其塵、其言時諧、謔而奇怪、與我輩遊、以其塵垢、為詩賦、速如流、然

不以為意其視人如豕視豕如人終身不見喜愠之色金蓮半深高道人哉

姑高野媪傳

附高野翁八右衛門阿蘆

吾姑姊高野媪名阿絲高野氏雖則貧以世通好而嫁之也為人恭謹敦厚無與比當人之患也雖蔬食菜羹猶享大牢其報人也倍徙所受其願有此高野氏屢空吾父母每振之其沒年又不秋吾父復助不給姑來而謝焉曰亦獲無對歲矣吾每飯未嘗不稱也其有饋我乃吾父謝之則弗能應唯容作爾其愛物

也太馬雞貓若撫兒孫園有杏樹未曾實也又翳菜蔬而使不殖或曰盍伐諸乎姑憮然為閒曰春睹其萃夫夫如也而秋乃斷其本乎哉且在我園久矣以無子伐之乎非吾情也初姑年三十餘子悉死以吾長姊阿蘆為子亦死且四十生男八右衛門及長娶隣邑某氏女使襲吾姊名焉三十五六無子假子名一太郎姑愛之猶真孫其始能牽馬也姑語吾父曰一也可兒矣微一八右衛門若收稻何一猾黠虐里兒或曰邑多兒盍逐諸乎姑為弗聞也者而言他後

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四

語吾曰或言云云余以為過甚斯之不能對姑嘗從
 容語吾父曰八蘆皆孝哉以是褊心猶能相和勤業
 未見若阿蘆者也是非以言飮人也蓋其天性云年
 八十一沒

高野翁名勘五郎尾神人也其先武士某隱而為民
 家于尾神今高野氏者三家皆其後云翁為人恭而
 不諛廉而不劔然有時乎戲言嘗謝吾父曰我能飽
 煖媪之靈也故吾常謂媪靈媪也年八十七沒
 心右衛門克肖父母事親雖石建姜詩弗能過然而

親非姜母子非石家故不顯也八蘆年餘四十未有
 子父母沒前年生一子子父母喜曰朝不謀夕不意見
 孫而死也旦暮抱之以忘其老遂命八蘆曰此一太
 郎之弟宜名於久次郎皆以為善蓋謂晚穀於久故
 也父母疾病吾侍湯藥吾知診脈八蘆俱問吾曰疾
 不甚與脈微復與唯望吾曰尋愈矣吾性質直弗能
 白無憂焉而弗忍曰命也默而悲之夫婦乃知吾意
 不得復問父母之沒顏色之戚哭泣之哀邑人皆悅
 或曰八也貧便於孝吾曰孝不孝在久不在便若夫

不孝子以富乎專父母財以私妻子以貧乎困於饑寒以致無恥吾豈阿外兄也哉

贊曰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吾姑與高野翁之謂也又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八右衛門之謂也又曰之子于歸宜其家人阿蘆之謂也吾爲姑傳遂及翁與子婦者嘉善類相遇也而樂鄉人不間於我言焉

常樂院釋道隆傳

道隆吾從兄釋慧濬長子也質美行脩鄉人悅曰松氏有子哉而年十九而死矣嗚呼哀哉莊子有言曰

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非吾罪也人之罪也鄉人無能文者故吾不得已也爲之傳云釋道隆字慧興姓松氏其先峽士人也來而爲僧至慧濬六世爲親鸞氏之言其事詳于村松家譜道隆四歲喪母性至孝後母愛信之里有佞人譖道隆於後母後母不應又謂道隆曰子請自圖我聞云云道隆亦不應或聞之曰羽父之計不可行也道隆爲人小心不飲酒然率詣多端與鄉人游方歡螳螂之舞螿蟻之行瞽者之態孕婦之貌觀者乃胡蘆而

倒馬所過皆親有客必苦留之至匿其服有急終不得去云與吾兄子克明自小相善家之相去不能二里而每相至連日相語人或怪之雖性柔哉好善如蜜惡惡如毒讀書有貪冒姦回陷害善人之事則罵其人不已如己罹禍然有善人義士之事則嗟歎之不足慷慨泣下素有羸疾而飲醴過多張甚三日而死鄉人知與不知皆為流涕先是一日克明夢與道隆有所爭相怒甚至絕交意甚惡之吾家初更未終雞鳴數聲世俗謂之吉凶吾於是乎惡之矣翌日祭

其祖母吾亦會焉道隆與克明並卧夜半病發佛者祭有年期先是與後母謀祭先母將死猶曰祭欲云云其慕親如此吾與其父及舅議曰佛家之法不用周謚求善語代之以命其院可也舅曰常樂何如吾曰善以佛道之生以事佛濟衆為樂死以寂寂滅滅謝形息心為樂以儒道之生以孝父母友兄弟敬耆老善朋友為樂死以其德益明其心益爽為樂真常樂哉既而歎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惜也天縱之則壽類其多矣乎嗚呼哀哉

姊乙女傳

吾姊乙女從兄慧濬妻也其兄弟皆沾沾自喜唯乙
女性靜謙斷斷焉無他技唯能容人慧濬三娶生二
男三女曰道隆智英曰阿歌阿豐阿陸唯道隆阿陸
前後妻出道隆以性孝順母子相安如天性云舅圓
智寬惠豪邁姑若槻氏温厚和平是以閨門之內怡
怡如也舅姑既沒慧濬有職道隆尚幼乙女幹家事
十餘年内鎮臣僕外懷鄉人宰某怒其妻將出之妻
生一女方恃乳乙女召焉曰汝夫妻之反目我惡敢

禁之哉雖然汝女我家女也余不忍使家女餓也汝
絕女母我以為女乳母爾亦惡敢禁之哉乃止慧濬
有愛妾乙女最善遇之妾請去曰妾受夫子恩進乎
等輩矣而夫人於妾最厚妾不聊也乙女笑曰汝
以形事夫子余以心事夫子汝縱去後無有如汝者
來也與哉不幸而有汝容貌加以險心乎播毒心矣
乃止其御其人皆此類也是以男女盡力無有姦心
道隆先死乙女尋沒年二十八矣其後家政日崩鄉
人憾焉乙女臨終吾曰得無慮後事乎哉乙女曰如

爾盡心者不匱余何煩言且也機事萬變或者為遺言所窒而後人困矣聞者皆流涕曰善哉贊曰使婦幹事吾宗之宜寬柔克理誰其間之

山田弈叟傳

山田弈叟名直武北越村上產也曾祖勸兵衛某祖九郎左衛門某父彌次左衛門某叟亦號九郎左衛門世仕榊原氏泰正公移封於播姫陽善教公又移封於越高陽叟居高陽三年以子甲犯法坐放叟善弈好弈者多招之稱曰弈叟余所親善某某好弈館

叟容舍余數見叟二家云叟體貌魁梧力兼數人側榘枰二偏手操隅舞而弄之或五斛囊米置之几上兩手持几一邊舉而移之如食案矣而性沈靜不以非譽沮勸泰正公時在左右十七年未嘗有過甚見愛信公謂嗣君宏巖公曰武也真實而有材力所謂干城也我死必善遇之聞之者以告叟曰君言云云吾子勉旃叟憮然曰武也不佞何足以辱君言無辱君言亦盡力而已矣公使叟奉幣于天照宮叟善騎然乘籃輿曰武也不佞若半途而有

所毀傷乎、吾君之恥也。後數爲重使云、泰正公卒、宏巖公以叟爲郡官、叟在職六年、事無遺闕、宏巖公卒、叟乃致仕、無何見放、居荒井驛、叟以教武技爲業、媪以賃裁縫爲事、雖則屢空、無有憂憤、曰、吾雅故、素不恃財勢、果凶之矣。或謂叟曰、以子之材、爲往而不能雄飛、無爲戢翼於民間也。叟悽然變容曰、吾以真實蒙先公恩、徒以小技事人、非所樂也。且吾老矣、較較泣下、不能復言。叟知余踈拙也、從容語余曰、吾老而後知有善耳、追思既往、所悔甚多、吾少也不學、讀書

以馳馬、試刀格獸、射鳥爲事、今也所羨於吾子者、可勝言哉。以吾知弈、請以弈語子。夫弈敬始、慎終、見幾察微、本正末竒、不遷怒、不貳過、而以暴來者、如以卵投石焉。直則壯、曲則老、能辨之者、智之屬也。然而徧物仁之屬也、決事勇之屬也、吾子博通群書、何待吾言。吾所謂狐狸之老而能人言耳。又語余曰、吾在職也、銳意正物、是非鋒起、使人嚴憚、將入民間、自戒無是非、無臧否、犯而不校、侮而不辱、謂爾汝我稱也。庶下我位也。吾今將智則老及之、噫、子甲今仕村上侯。

次乙遠遊不反次丙為浮屠處村上今茲甲迎叟及媪叟及媪適村上余聞村上樂國也叟樂其可知也詩云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古人云孤死首丘

贊曰余與叟周旋已久矣以為其志優游卒歲而已其將之村上也謂余曰吾將與草木同朽能救吾者其唯子乎余驚曰文蔚不才焉能使先生不朽哉雖然已命之矣請叙所聞以俟能者

升庵川之潛傳

川之潛字子龍其先細川江雲以醫術事豐王特見

寵暱爵法印祿千石雖戎陳中常從在側嘗統丸洞左肱云豐氏滅不復宦江雲卒子江庵某嗣江庵卒子彦左衛門某嗣彦左衛門卒子忠庵某嗣忠庵卒子春庵某嗣春庵卒子升庵某嗣升庵卒子春升嗣後亦號升庵即潛也潛家有一蓋松蕃衍周密者故又自號松下道人初江雲多禁方家世傳之善業異他至潛最善潛為人儻蕩不備年過五十如有童心然有時乎談論清高出人意表識者嘉之矣又好脩經屬文非其所長也唯於醫事多多益辨竒正交出

世醫望之莫敢是非、論越國四方病家、有不受潛治而死者、族人隣里必曰、不煩夫子、是可憾焉。潛所親善、國史清猶全、時聞潛治、余亦與潛相知二十餘年、諳其為人、頗有所試。潛卒、潛長子元青、余門人也。謂余曰、先生實知吾父青也、不肖欲繼父業、能否未可知也。况又立身揚名、以顯榮父、不可幾也。幸有先生為之傳、以使不朽、青至願也。余悲其意、不能辭焉。於是念漢史遷作倉公傳、與元青及猶全、疏潛所為二十餘條、余及猶全不達醫事、元青少年、知不及

潛壯時、故不能如史遷述倉公自道引法也。且夫倉公自對問、久頗忘之、况今所遺漏者、不知其幾千條也。

命卿根長年、長妾年且四十、病如勞瘵、召潛診、切其脈、告曰、氣鬱、乃爾。凡婦人無貴賤、多所愁愠、以楊妃寵、詩人狀之曰、無限恨、其疾職此之由、而皮相以為虛羸也。芾歸以塗、內戶屏以蔽外、是以激之、或至不起。今節向暑、衣被必薄、戶牖必豁、彷徨園庭、俯仰階除、嘯咏自寫、沐浴自潔、食莫若脆、飲莫若清、乃飲以

藥湯二旬而愈

岡實之病翻胃懼而減飲食而疾大漸潛診其脈曰藥不可用食不可禁論所嗜蔬肉唯意善食爲可雖歐勿患必有存者既往減之弗可悔也而今而後自償可也實之於是意豁然縱飲食數旬而病已田喜林妻比年有身嘗病腸腹脹痛宛氣橫逆潛曰此瘀血激正氣耳飲以藥湯輒下一塊如半產然乃愈於是喜林亦病臍下痛甚衆醫以喜林嗜酒也以爲酒癡喜林因以告潛熟診脈曰非也子得無少時患

淋乎喜林駭曰妙哉診乎吾年十八病血淋不勝痛欲死數矣潛曰舊疾猶伏飲以藥湯五六日而愈梅義之少時暑月病熱所謂瘟疫也瀕於死矣潛往見之闔戶設屏潛嘻笑曰少年氣盛若是暑時以戶屏防清風豈不過甚矣哉使人闢戶去屏又盛冷水於盥盤而置之義之左右起義之謂曰數漱爲善又冷飯寒漿何所忌憚不得後達得見衄血斯可矣明日果衄血數升旬日而病愈義之因乞藥潛善前醫方辭不乃與

竹永廣亦罹瘟疫、衆醫皆曰難治、家人召潛診其脈、
潛投以散藥數錢、將歸曰固難治矣、雖然服之藥也、
明日有異、必速告我、詰朝使來告曰癰疹徧體、潛喜
曰是吉兆矣、乃飲以人參湯二旬而愈、
池信古臘月二便閉、六脈絕、小腹痛、陰囊縮、手足厥
冷、面目無采、前醫不知所為、召潛、潛往聽狀、不診脈
曰此所謂寒節霍亂耳、前醫悟以其方治之、病乃愈、
中大夫伊廣令病癰疽數年、潛治之、乃愈、潛謂其人
曰彼病後必復發矣、夫子、姬陽產也、夫、姬陽、陽國也、

凡稟陽氣而生焉者之遷于陰國也、陰圍陽陽內鬱、
血氣遭之結而為瘕斯疾吾多見焉、

藤義汎病熱且飲食不下、咽幾死、潛曰咽中腫張、以
致鬱熱耳、非瘟疫也、請召瘍醫、義汎從之、瘍醫來、以
曲鍼刺咽中、則俯吐膿一杯、即愈、

宅代隣妻有身、而為痘瘡所傳染、毒熱內伏、血不起、
脹、衆醫皆謝不復來、召潛、潛診其脈、曰口腹皆熱甚、
恐致走馬疔、他無憂焉、乃取冷水和以赤土、澄而後
使頻漱、且飲半日、而痘起、見如石榴實、齒亦漸堅、胎

亦不墜後數月生男母子皆無恙

命卿村佳直內子病類邪祟召潛診其脈告曰瘀血壅正氣耳見便血則速愈飲以藥湯果便血即安中

白寒熱潛聞之曰幸矣病乃愈
驚信籌病石淋膏石艱澁不下積加痛焉潛曰膀胱熱極變冷不溫不搖蒸南天竹葉乘熱周熨腰腹石漸下達果然

新久親病張久潛診其脈曰此水毒所積且公公事鞅掌是以腸胃染汚心脾煩鬱久親驚曰子言奇中

吾無冬夏好飲冷水日率十數杯矣潛乃饋藥久親飲之數旬而愈

松貞吉妻有血積也顏色沈青病發腰已下熱半日召潛潛入戶望之曰瘀血所為輒灸腰腹飲以藥湯病乃愈

松貞吉寓居服市時中暑遂疝方發熱潛適來聞之
多戶而入不診脈曰起使人去屏風振被蓐以大箕扇室中於是貞吉不能起行潛扶之出裏回樹下既而反入旋安潛因飲以藥湯中而已潛嘗謂貞吉

曰君識者也我不敢隱何必診脈乎

市長森矩知壯年荒于酒久而成疾惡聞穀氣羸瘦日甚潛於枕上歷呼麤飯脆菜矩知乃偶有所欲因而食焉既而稍欲膏粱不與數旬而病愈

都人田之雅少時病亦如瘵食日趨少衆醫以雅好內也以為下虛潛曰不然肝氣鬱塞恐致惑易雅聞之喜潛飲以擯榔湯病乃愈

都人高山恭妻嫁來數年無子月事不通羸齒如腊衆醫以其為人纖弱也以為血虛潛竊謂恭曰以氣

鬱也血不能行吾知其故是舊恣於巨室焉而今屈於曲房也日愁月悶以至于此藥之無益矣唯遠遊之為善幸適有二三婦人將遊京師使與之同可也恭從之比歸月事大通既而有身健於舊矣後病復發潛乃抱箏而來曰秦聲最能娛人宜學者也潛妻善彈箏潛命之數來而教焉學之數曲而病乃已到于今不復發

東鄙少年每疾作疾走仆而絕既蘇渴甚潛謂其家人曰瘕大火實不於今治恐失性理盛清水於大盆

使之縱飲且弄或窺影或洗面既而心定因飲以藥
則二便大通矣即愈潛又謂其家人曰恐後復發發
則謹而護之勿忘而不我告焉

房州商人次于中市潛偶觀其顏色因爲診脈曰肺
中有一點膿此癰源也今不排除後必噬臍商人嘿
然曰其然乎遂之浪華以潛言語衆醫衆醫皆曰是
則所謂欲以不疾者爲功者耶居三年果大發歸過
高陽見潛叩頭曰君神醫也某愚蒙既往不能受治
而今願復垂哀以救死也潛辭謝曰子疾至于今雖

扁鵲不可奈何况吾儕乎商人泣而退居五六日嘔
膿數斗而死

都人遊乎寺間與數人踞而歌潛逢之竊指一人曰
彼雖亦能歌類偃師所造耳果旬有五日而死

都人病霍亂舉體皆冷無有動脈潛遽使人多聚野
藜漬以熱湯以熨腹背不恤膚爛既而診脈曰無憂
焉即愈

都人有病痞而腹腫者瘍醫探之曰不可爛也而可
消也潛曰其然乎剖殺之事未嘗聞也而竊爲人參

附子湯而飲之曰痞否也我則所謂傾否者也果爛
痞亦尋已潛謂其人曰知疾而不知瘍譬之車猶偏
輪何以行之哉前言為恭耳

都人有飲酒過量者時發狂疾潛診脈甚久曰甚矣
中酒毒也子賜多所腐矣恐且寸絕斯人知懼止酒
乃愈

都人有病傷寒者內熱甚潛欲飲以冷水而俗所畏
忌也潛謂其家人曰斯疾不可藥治吾道窮矣所恃
神也請召良巫潔水加符飲滿一石尚亦有廖哉家

人懼而從之乃愈

潛嘗歎曰藥物雖多奇者幾希苟不以機使之何取
勝乎孫武試以婦人韓信戰以烏集可以喻醫也不
然而芒乎昧乎以欺眾人亦可醜也今眾人以醫相
詬病巫醫云醫匠云不亦宜乎潛素甚健未嘗有疾
時之也不自衛年五十五春三月罹瘟疫不食不汗
瀉不省人事謔語囁嚅旬日而卒葬于金谷易墳以
石建碑其顛篆曰川氏之墓松貞吉銘陰曰惟谷寂
寂宜爾卜宅神之攸寧表以斯石先塋在性宗寺移

其觀而合焉初潛為舞曲曰金谷辭嘗謂元青曰吾聞神尚幽寂金谷之林神其安之即我死必葬于斯云妻西願寺氏生二女二男長女嫁性宗寺氏次女嫁長野氏次元青字子陽亦號升庵次鼎字仲華元青克肖今有能名云云松貞吉曰子龍之於醫也以余觀之可謂神矣而聽人釋經觀人屬辭每曰吾技由此進矣余始不知何謂也後乃悟曰是猶張旭觀舞劍乎子龍自恃健也未嘗防疾乃隕身矣悲夫譬之猶目不見睫神龜不

能避網也而妒人追誣之者以為口實譬之猶以人參之能輔人生氣而自不能不枯槁曰與蘿蔔何異也不亦悖乎何必三折肱而後為良醫哉

佐藤翁傳

佐藤翁名卜友余門人藤敬祖父也余以敬故數遊其家遂相親善翁為人外放誕而內謹密甚警敏而有識量性嗜酒常與酒徒數人飲市中醉則放言以為笑樂又携酒與醢醬坦腹葱碗呼里兒共飲食人皆笑之每出掛錢腰間佩短刀戴綸巾容儀矜莊舉

動奇異人皆不能測焉翁無男有兩女父將老焉翁不喜營產以讓弟弟不可兼家事五六年於是養高陽浦氏次男武求以為子妻以長女先是欲得養子託博奕飲酒歷遊都鄙三年不得可者留高陽遇武求共語少間乃曰爾為余子因請其父而子之武求恭儉而有膽畧最長於吏幹家世邑長至武求邑務益理人皆歎服翁自得武求公私之事一無所預翁家世富多假金者翁將屬產於武求武求求簿及券翁曰無之我識其人而已未嘗記借年月日又未嘗

記金錢數也彼自記之召而問之可也乃稱諸邑以誦其人武求曰兒無德焉不可效大人也因召其人為簿及券初翁每至臘月會計時邑人聚于門塾翁不臨監唯飲酒爾嘗分散百金以簿會之謬以一金一人欲改推焉翁聞之怒曰百而謬一固當有之爾奚好為煩乃止翁既老益飲酒以放言初翁有米數千石商人知之來請買翁許之而曰吾米一美商人請檢之翁大怒出數百金擲地曰若是富子詐人者乎商人謝焉然後定價翁惡掃除堂室子孫無故掃

除則怒曰吾家兒曹好奢甚藤生聞之曰紂作象箸箕子怖翁言蓋是意也翁嘗醉念兒童戲自梁上投水中溺而幾死有人見而救之翁謝曰吾免不弔敢忘大惠既而行謂之曰人或謂我愚是不然矣子其亮焉嘗食黏餅喉咽塞不能言息幾死孫某牽其舌以將指鈎出餅乃安徐謂家人曰吾奔萬里將入閭而汝等追呼而令返吾遊不遂矣將待他日家畜十餘奴一奴有罪翁怒之甚時昏暮誤認他奴讓之良久奴懼退而因人告其非已翁乃笑曰吾誤認耳有

罪者某也雖然吾怒已急不可讓之也孟夏之月稼事煩劇於是有乞人來翁識之矣延之堂上使奴婢供酒肉黍稻備賓主禮乞人固辭不獲命孫某因傍耳曰彼乞人耳翁怒曰富家子孫驕侮長者故及衰敗他人甘心今賓某邑人姓某名某也與我鈎是長者也汝勿復言終日獻酬乞人甚困翁嘗欲歷遊花柳之地取五十金於武求攜老者五六人先至柏崎擲金三日而盡乃反曰凡遊至無財而止何必勤遠哉又臘月欲登江津倡樓乘籃輿行數里寒甚乃反

曰興盡矣隣邑有人黠而矜伐將遊京師來辭別翁
不言奮拳擊其首三斯人雅信翁怪而去行數里乃
悟往反不凌侮人翁友相澤某性健不飲酒而卒中
風而死翁曰相澤翁卒吾聞之始則甚悲今則甚喜
或曰子喜子友之死何也曰我非喜彼之死也我自
喜也彼雖不飲酒而卒中風矣吾飲酒也妻子數曰
多飲酒者媵理常疎恐卒中風自今以後妻子必不
禁吾多飲矣僧某與余同遊其家翁謂之曰老夫信
法華經故登乎身延之山夜遇阿傍謂我曰我阿傍

者也老夫不畏探其角柔猶獨搖芽也蓋以幼故也
而其髮則剛如鉅絲而星映焉乃謂老夫曰地獄途
中所謂火車者實不熱也後數語人曰松子博物君
子也聞吾談阿傍曰於傳有之實如翁言又嘗語人
曰輪山密藏院有金佛傳言以閻浮檀金鑄焉者也
故雖秋冬暖如人肌吾與十餘人往而探之吾第十
而得探焉果暖又嘗語人曰世俗之言曰自立春後
二百十日多有大風諺云二百十日風五穀必空苟無
斯風五穀必豐故商賈有舊穀者有斯大風喜而閉

糶以待價踊爲篋者聞之曰我亦幸有大風者也或
曰子工人也何幸有大風爲曰有大風則塵沙飛涌
塵沙飛涌則人目多眯盲人目多眯盲則瞽者甚多
瞽者甚多則三絃多作三絃多作則貓多見殺貓多
見殺則鼠甚蕃庶鼠甚蕃庶則篋多穿破篋多穿破
則吾黨之利於是甚大爾也三絃之槽冒以貓革故
云翁夜與人見失火燒數屋曰火能燒物又能照物
如燒物而不照物雖有貯水胡可救也翁嘗出醉不
能行奴扶之及半途而暴雨奴曰不仁哉天子使斯

雨濡公衣翁叱之曰不祥哉汝言天使我鼻不鄉上
亦何仁也又嘗謂妻子曰吾死後亦有可樂之事矣
故吾愛死也且吾聞諸佛者人之將死必有未摩之
苦矣口不能言身不能動吾未詳其信否死者不言
不死者不知故也年七十九而終臨終子孫問之曰
苦甚乎曰否漸近虛無耳
贊曰余讀漢史賢東方朔而鄙公孫弘云余竊謂使
翁遇漢武帝以滑稽著不出郭舍人之下矣翁與余
言無有戲謔蓋以我爲足與莊語者乎余不敢當以

敬祖父而愛我故叙所親聞以為之傳

佐藤敬傳

佐藤敬字子忠北越巖手邑人也其先為長尾氏將居巖手城長尾氏徙封奧州城乃廢矣孽孫遺在城下者曰源右衛門某其子安右衛門某孫總左衛門某曾孫八兵衛某八兵衛能貨殖焉玄孫友右衛門卜友卜友奇人也亦別有傳來孫八平武求彖孫亦號總左衛門即敬也敬有材氣八九歲無賴甚學書僧院心不在焉驅役里兒涉他園圃飽啖瓜果如群

盜為其主怒而禁之後必竊斷瓜根斫樹枝此類甚多邑人害之又好漁釣及游泳自二三月希有離水至八九月率群兒入山林採諸蕪諸果誤陷大澤數矣適有天幸未嘗至絕筋骨也十五歲無賴滋甚而武求用法嚴以故居家則與常兒無異始受書法書足觀也學句讀才過人矣好觀角抵率諸邑惡少以臨場已所愛或取敗怒瞋目攘臂欲躬報勝之者交游諫以非所宜而後敢止若乃勝人即投以衣器刀佩一無所惜二十二歲遊乎東都為氣任俠既而有

仕志將爲江氏臣會父召還二十七歲更折節爲恭
儉悔初志暴奮讀經書事角里藤生與小野田順塔
原僧密友善於是蘆溪松子倡文學其隣人爲客舍
以館學者蓋以藤生爲其望敬聞之不由紹介負笈
而往藤生及數子方會梅亭梅亭松子書齋也敬呼
松子人將通謁未及稱名松子隔壁聞其聲謂藤生
曰此子所嘗稱藤敬非耶旣入松子與之言乃壯之
藤生亦素目之以子路云敬勇進取或太早計松子
數抑之敬竊謂藤生曰松子其惡我乎藤生曰否敬

乃悟松子長敬三歲敬兄事之敬好勇過人冬積雪
時有大野猪奮而絕野見行人怒而觸之將殺之觀
者數十人莫之敢撻敬見之怒拔刀趨之野猪乃逃
矣敬與高陽尾柔直江崎巖悅經濟家之言每相見
扼腕談之之三人也咸好經史旁取管韓而不喜老
莊敬謂柔巖曰松先生雖倡文學而北方草野無能
和者唯有二三經濟家而已矣蓋竊以自負也桡崎
澤熊爲人辯捷而無檢束人皆媒黷愛之敬與之遊
乎江津使群妓歌舞已撥三絃而熊拍掌爲箏敬甚

樂嘗曰使我忘業者伯巽也可謂損支矣使之子與人共事齊景公而後可也蓋以熊比梁丘據也熊亦曰子忠家風肅肅將入其門不覺脊鞠躬如也足踏踏如也吾雖踈放不敢妄言三十四歲尾柔月至其家講離群書宅西有原爽塏而園隆鄉輪山臨黑水景勝無雙遊焉者皆稱應接不暇敬與柔遊焉曰吾年六十必老于斯飲酒于斯歌舞于斯漁釣于斯不亦樂乎至爾時也松先生致仕焉先是松子仕高陽侯故云爾也是時武求委敬以家業而已壹意公事敬

雖豪家子而常曰庶人而不知耕耘而食子錢素餐莫甚焉時躬自帥群奴出耕於原又曰豪家之衰也以好奢靡而無節度也使家人稍儉約而不苟且又曰今之獄訟不決於東都者鮮矣廢業傷志費用百倍于常破產之道莫是為大夫經界不正爭訟且起詢于父老以改正之人人自安黑水齧涯稍稍佃田敬率邑人捷石留出鳴鼓入吹角休振鐸起擊柝號令甚嚴其功速成後語尾柔曰用人農役人將疲先休之人將怠先厲之故衆半他功必倍之由是觀之

軍旅之事何難之有又曰人之貴人賤人以一至我
之貴人賤人以國以天下以一室者謂堂室高卑衣
食貧富妻妾美惡子弟良窳居處苦樂者也以國者
謂壤地大小人民衆寡倉廩虛實臣僕忠姦政令順
逆者也以天下者謂后妃淑慝賢聖進退禮樂隆污
陰陽爭和夷狄服叛者也以一室觀於鄉里以國觀
於近世以天下觀於歷史柔皆善之二十九歲夏五
月從松子遊於東都不伏水土又苦熱甚不善食食
而過飲酒至七月疾乃發於是弟直爲江氏臣來而

迎之養之其舍與松子謀召諸名醫藥餌不驗乃卒
實明和六年九月四日也松子以有反期先是二旬
與敬訣歸時雖疾甚而猶能談能書如平生恐直益
憂因而出之竊與松子謀身後事又封書二託之松
子以與妻湯氏及季弟松於是老鴉旦暮集松家屋
危及庭樹啼聲甚惡松子長子安占之憂謂母曰大
人得無疾於東土乎何鴉聲之惡也至松子歸安聞
敬疾曰是可懼也敬之卒也直請於江君以江氏臣
假葬之深川淨真寺既而反葬於先壟松子弔武求

武求曰敬也死於東土以江君臣見葬命前定矣吾
 又何恨湯氏生四男二女長女五歲而死餘尚幼稚
 贊曰昔庾子嵩比和嶠於喬松曰雖多節目有棟梁
 用敬為人木彊以或失於喜怒庸人笑之然有識者
 命以大器敬近謂諸友曰松子嘗非我太早計矣吾
 於心終不忘我先世壽吾踰七十亦可幾也敬不敏
 何敢望諸君乃至四十能革童心而后可從後也而
 三十九而逝矣悲夫吾喪良友恨孰大焉且我家貧
 而以敬高誼免飢寒數矣其惠亦豈可忘哉敬與尾

柔善又親愛吾兒安故吾命柔安狀其言事柔安更
 易奪以成一卷冬十二月教授既止因出入一二為
 之傳嗚呼哀哉

揄元簡傳

揄元簡字子弘其先仕鎌倉源氏源氏三世而絕子
 孫乃耕於野不之他邦簡八世祖藤實號上總長尾
 謙信徇兵關東徵以為將藤實因從謙信歸於北越
 藤實卒子與八郎某有故屏居馬邑而受月俸某卒
 子源三實義亦受月俸實義始為亭長子源三某孫

一郎兵衛實根曾孫清右衛門實親玄孫太次兵衛實保傳序相授實保早世子美右衛門實盈幼弱弟助左衛門實貞外攝長事內執家政及實盈長因而致之實貞長於貨殖榆氏豪富實實貞之爲也實盈爲入詔達而足智有材氣亦別有傳子美右衛門元簡一名實簡亦有材氣簡七八歲鄉里人爭貽之珍玩一無所喜如得筆墨舞蹈不已以故獲巨筆十餘大書以爲戲樂十六歲遊高陽學讀書於速水某又學篆隸草於松村某松村某謂簡曰不爲詩者閣

於字義夫欲爲詩者必先讀經史辨文章而後自運是以觀他屏障猶自閱宿構也簡以爲善乃輒從事于斯不舍晝夜雖有榮觀超然獨處十八歲氣鬱而疾讀書執筆未過半日乃悶而眩矣衆醫盡方日臻不驗身體羸瘦如腊腊焉實盈曰或少也病醫曰陽氣溢據肝癥上攻心肺下妨腸胃法有不藥石而治焉者使之遊觀果愈簡疾益類之矣乃竊召所狎愛二戶豐曰吾兒云云若爲我誘之使浴溫泉因遊乎花柳之地豐素好遊甚大喜而諾先遊於魚沼浴温

泉浹日而太艤舟十曲從流而下東至長岡千手之
里石內之巷若綠珠碧玉者列樓連房而阿芝阿蘭
其尤者也二尤挑簡睽目騰光蓋豐嗾之也簡意猶
接仙女于天台也謂豐曰吾不意天地之間乃有是
樂留亦浹日豐爲人足智乃曰樂不可極請行簡曰
吾死於此而已矣豐固執不可簡不得已乃歸不覺
病去身焉顏色光澤體健於舊實盈見之大喜再拜
謝豐云由是文學諸藝都廢若忘後學擊劍又不肯
竟所好游觀也雖實盈不懌於是姊戒簡曰汝既善

書矣未學數也大人老矣而不服勞汝勉旃簡悅輒
學數幹家事二十三歲父執相澤權以簡適東都簡
見故智因察公於靈巖寺察公惠人也嘉簡有材氣
貽書服翁請使事焉服翁辭曰喬老矣如新進何察
公因使簡見西元雄服虛舟蓋服翁意也既而有故
不可淹留乃從權歸明年與鄰鄉有地訟鄉人請使
簡往觀蓋豐勸之也實盈以簡年少未習時事弗許
鄉人彊請不已實盈乃使習事者某某爲輔行先命
簡書訟辭簡徧讀鄉古記然後下筆不日而成實盈

見之驚曰茂以加矣某某皆服卒適東都得直而歸
亡幾何實盈疾而老簡執公事益學律令鄉又有訟
復適東都會二戶豐相澤某皆有私訟三人同行寓
于四谷簡因僧某見烏石道人受書法三人方尚豪
侈北里南渚治遊忘反名妓孌童朝召夕易既而簡
所召者有一二尤物焉簡由是齋裝已空猶有積債
歸計窮矣將蒙惡名鄉人有龍嶋苗者任俠自喜雅
愛重簡聞之與豐書曰第使之歸吾有一計豐喜而
從之簡因得歸苗乃召豐出諸金錢使豐與簡而簡

得償債矣後簡以年多糶往而償半曰行將繼償苗
不受曰我不知何謂也簡證以豐苗曰無之豐于其
誣又乎簡不能授感泣而反從此更節謹身聲譽益
廣長岡侯御承

國家命使士某宰海涯齋在馬邑其人器重簡事無
巨細皆決於簡簡所請無不聽簡愈益習法律應對
如流三十歲讀老子書嘆曰析理當務精微臨事當
尚無為言者不知知者不言善哉簡之處物皆原是
意蘆溪有松子者性好文學少簡七歲幼而相知以

簡廢學志不相得、交中息矣。簡於是歎曰：久矣哉！余之不復也。以親損友，乃遠賢交。今啜臍矣。先是，角里藤生與松子遊，博窮群書，名冠北方。簡素相善，因與之從。松子行讀五經，久而自知有進益也。曰：以經術緣飾吏事，抑亦淺矣。余且四十，乃革童心，由經術也。四十歲長岡侯辭海涯，治簡所臨撫諸邑。屬高陽侯高陽士大夫嘉簡有材氣也，有大費，必使簡計。有滯獄，必使簡調。簡嘗讀兵書，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是意可用。平獄矣。簡之平獄，為之必先。

辨利害，後分曲直，而聞害而疑，知曲而詐者，不復為說謝而却之。曰：爾自為之，而後復來，不肯納之。則意窮而服矣。簡為人慷慨，雖鄉庸人有善言清節，必記之以告人。且自行，常曰：雖農工商有所長者，折理精微，與語而可樂也。偷惰自畫，牆面而立者，吾所簡也。中年而往，稍謝世事，復一從事于右軍氏，玩其古雅，以自成趣。助以古器名畫，於是簡所長臨諸邑，屬小笠原氏。則簡乃老作亭宅，後赤水之陰，曰：赤水亭。謝絕俗客，偃仰自樂。唯松子、藤生數輩時來游焉。簡嘗

著國字訣解在其自序及松子題辭其後常以著書
為務大和書品諸書未就簡今五十三歲心力克壯
矣先是十年松子始仕高陽侯由是簡及藤生時往
從之與讀書為詩歡樂數日而去松子嘗謂藤生曰
弘也為久小心好義其少也放蕩奢侈蓋血氣未定
也夫此固非矣雖然由是交際甚廣於能辨情偽應
機變不必無益也藤生曰子之言然安永二年春王

正月

松氏文章卷之七終

